

追杀仿生人的“银翼杀手”

匆匆用过早餐之后——跟妻子吵架已经浪费了一些时间——他穿上出门所需的全副武装,包括埃贾克斯型号的骑士铅护档,来到屋顶人工草坪。他的电子羊正在“吃草”。那只精密到可以乱真的假绵羊,正咯吱咯吱地嚼着草,懒洋洋的心满意足样儿,骗过了楼里所有邻居。

当然,那些邻居的宠物无疑也有些是电子赝品。他从不去打探这些东西,就像他的邻居们也从不打探他的绵羊是怎么来的,因为那是最不礼貌的一种行为。问人“你的绵羊是真的吗”,要比问人的牙齿、头发或内脏是不是真的更失礼。

早晨的空气,充斥着遮天蔽日的放射性微尘,盘旋在他周围,刺激着他的鼻子。他似乎不自觉地嗅到一丝死亡的气息。不对,这样形容可能夸张了点,他一边想,一边走向那方特定的草皮。那块草皮跟楼下那套大得过分的公寓一样,都在他的名下。那些微尘是末世大战的遗产,近年来放射性有所减轻。凡是挺不住的人,很多年前就已经挂掉了。如今,对于强壮的幸存者,这些微弱的尘埃顶多只能干扰一下神志,打乱一点基因而已。“就查朱迪了吗?他们巴不得她下只小驹。她可是独一无二的品种。”巴伯亲昵地捋着马的鬃毛,马也把头偏向他。

“想没想过把马卖掉?”里克问。他多么希望能有一匹马,或者什么动物都行。拥有和维护一只赝品只会让人越来越沮丧。但从社交礼仪角度来看,如果没有真品,也只能用赝品充数了。他没得选择,只能将就。就算他自己不在乎,他老婆也在乎。伊兰对这个非常非常在乎。

巴伯答道:“把马卖掉,那很不道德。”

“那就卖掉马驹吧。拥有两只宠物,比一只都没有更不道德。”

巴伯困惑地说:“你什么意思?很多人都有两只宠物,甚至三只、四只。我弟弟打工的那家海藻处理厂的老板弗雷德·沃什伯恩,他有五只宠物。你没看昨天的《纪事报》吗?有篇文章讲他的鸭子,号称是整个西海岸最大、最重的番鸭。”他呆呆地遥望远方,想象着那只鸭子,神志开始恍惚。

里克在大衣口袋里摸索了一会,找到那本因为翻阅太多而起皱的《西尼动物飞禽目录》一月号附刊。他仔细看了看索引,找着了马驹(参见马,后代)的条目,立即看到了全国均价。“我花上五千块,就能从西尼买到一只佩尔什马驹。”他大声说。

“你买不到。”巴伯说,“再仔细看看。那是斜体字印出来的,意味着没有库存了。要是有的话,那个价确实能买到。”

“不如这样,”里克说,“我每月付你五百块,连付十个月。目录里的全价。”

巴伯怜悯地说:“德卡德,你不懂马。西尼公司没有佩尔什马驹库存,是有原因的。没人会卖佩尔什马驹,就算是按目录里的全价。这种马太稀有了,就算比较劣的种也很罕见。”他倚在两人之间的栅栏上,做着手势,“朱迪在我这儿已经三年了,我还从没见过质量能跟她匹敌的母马。当初为了买她,我专程飞到了加拿大,然后亲自开车把她带回来,以免路上被人偷了。你要是带着这样一只动物出现在科罗拉多或怀俄明,他们会直接干掉你,把它抢走。知道为什么



《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?》

原名: 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?

作者: [美] 菲利普·迪克

译者: 许东华

译林出版社

延伸阅读

菲利普·迪克的小说作品,有很多已经或将要被好莱坞改编成电影,但至今最有名的,是一九八二年根据本书改编成的《银翼杀手》(Blade Runner)。这部电影以晦暗压抑的气氛、光怪陆离的特效和震撼人心的主题,在近年来的多种科幻电影排行评选中位列第一,在科幻史上的影响极其深远。

有趣的是,据记载,Blade Runner这个片名其实来自另一部完全不相关的科幻小说。

一九七四年,美国科幻作家艾伦·诺斯(Alan Nourse)出版了一部名为The Bladerunner的长篇小说,主角是在黑市上倒卖医疗器械的走私商。在这个书名里,blade用来指代手术刀。一九七九年,美国作家威廉·巴勒斯(William Burroughs)

受雇把艾伦·诺斯的原著改编成一个适合拍电影的中篇小说,改写之后的题目叫Blade Runner (A Movie)。但后来这个故事并没有被拍成电影。

随后,一九八〇年,在本书改编成电影的筹备阶段,因为原书名又长又绕口(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?有六个单词,九个音节),制片方想要换一个简短响亮的片名,曾先后考虑过“Android”和“Dangerous Days”。但编剧之一汉普顿·范彻(Hampton Fancher)正好看过上面说的那篇Blade Runner (A Movie),觉得“Blade Runner”这个说法很酷,就向制片方提起。制片方如获至宝,买下了“Blade Runner”这个标题的所有使用权。于是,片中追杀仿生人的那些猎手,就有了Blade Runner这个头衔。

吗?在末世大战之前,实际上有数百只——”

“可是,”里克打断了他,“你有两匹马,我却一匹也没有,这违背了默瑟主义神学和基本的道德理论。”

“可你有只绵羊啊。见鬼,你可以自己努力攀登,当你两手抓牢共鸣箱的把柄时,你可以光荣地前行。要是你没有那边那只老绵羊,我倒会觉得你说得有点道理。如果我有两只动物而你一只也没有,那我当然是在助纣为虐,妨碍你与默瑟真正融合。但这栋楼里的所有住户——算起来有五十户吧,按我估算,每三套公寓有一户人家——我们每一户都有一只动物,不管是什么品种。那边的鸡是格雷夫森的。”他往北比画了一下,“奥克斯夫妇有那条半夜狂吠的大红狗。”他又琢磨了一下,“我想埃德·史密斯在公寓里养了只猫;至少他是这么说的,虽然没人见过。有可能他是装出来的。”

里克走到他的绵羊身边,弯腰在厚厚的白羊毛中摸索——至少跳蚤还是真的——直到摸到他要找的东西:那套机械设备的控制面板。当着巴伯的面,他猛地扯开那片羊毛,露出了面板。“看到了?”他对巴伯说,“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那么想要你的马驹了?”

过了一会巴伯才说:“可怜的人。一直都是假绵羊吗?”

“不是。”里克边说边把面板上的羊毛再次盖上。他直起身,转过身来对着他的邻居。“我本来是有只真绵羊的。我岳父移民前留给我们的。然后,大概一年前吧,记不得那次我带它去兽医院——那天早上你也在这儿来着,我一上来就发现它侧躺在地上,站不起来了。”

“你后来把它扶起来了。”巴伯想起来了,边点头边说,“对,你好不容易把它扶起来,它走来走去转了一两分钟,又跌倒了。”

里克说:“绵羊很容易得怪病。或者可以这样说,绵羊会得很多种

病,但症状都是一样的:它站不起来了,根本看不出病得有多重,是扭伤了一条腿,还是破伤风快死了。我的绵羊就死于破伤风。”

“在这里破伤风?”巴伯问道,“就在这屋顶上?”

“是干草惹的祸。”里克解释说,“我那次没把捆干草的铁丝拆干净,就那一次。有段铁丝留在了草堆里。格劳乔——哦,那时候它叫格劳乔——刮伤了,感染了破伤风。我带它去看兽医,但它还是死了。我考虑半天,最后联系了一家制造人工宠物的店,把格劳乔的照片发给他们。然后他们就造出了这个。”他指了指那只假货。它仍若无其事地卧在那儿使劲反刍,紧盯着他,期盼燕麦出现。“这是一个足以乱真的假货。而且我照顾它所用的时间和心思,一点也不比照顾以前那只真绵羊少。但毕竟——”他耸了耸肩。

“还是不一样。”巴伯帮他把手说完。

“很接近了。感觉几乎一样。你得时时盯着它,就像照顾真绵羊一样。因为它们一旦坏了,楼里的所有人就都知道了。我把它送修过六次,都是些小毛病。但只要有人看见——比如那次音带坏了,或是不知怎么弄脏了,它就一直咩咩叫个不停——马上就能看出来是机械故障。”他又补充说,“修理铺的卡车当然会在车身外面写个动物医院什么的,司机也穿得像兽医,一身白袍。”他突然扫了一眼手表,想起要赶时间。“我得去上班了。”他说,“今晚再见。”

他往车子赶去,巴伯在他身后匆匆叫道:“嗯,我不会告诉楼里的任何人。”

里克停住脚步,正要道谢,但突然心中一动,先前伊兰所说的绝望情绪似乎击中了他。他回答道:“我不知道。也许无所谓。”

“但他们会鄙视你。不一定每个人都会,但总有些人会这样。你不知道不照顾动物在人们眼中是怎样的形象:他们会认为你道德沦



菲利普·迪克
Philip K. Dick
1928年—1982年

美国科幻小说作家,出生在芝加哥。著作丰富,著名的有《高堡奇人》(1962)、《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?》(1968)、《Ubik》(1969)等。他的作品至少有七部被改编成电影。他的作品在生前很少得到一般人的认同,直到他去世后才渐渐被人们认可。

丧,没有同情心。末世大战刚结束时,这种行为是犯罪。现在虽然在法律上不算犯罪了,但在人们的感觉上,那还是犯罪。”

“老天。”里克无奈地摊开空空的双手,“我想要一只动物。我一直想买一只。但凭我的薪水,凭市府雇员的这点收入——”他暗想,多希望工作上能好运再来啊,就像两年前我一个月抓住四个仿生人那阵子。要是我那时就知道格劳乔会死……不过那是在破伤风之前了,那时哪知道会冒出那段两英寸、针头似的断铁丝。

“也许你可以买只猫。”巴伯建议道,“猫很便宜的。你可以查一下《西尼目录》。”

里克低声答道:“可我不想要家养小动物。我要的是原来那种大动物。要么买只绵羊,要么,如果我能买得起的话,买只奶牛或公牛,要么买你那种马。”他突然意识到,只要干掉五个仿生人,赏金就足够了。每个仿生人值一千块,而且是正常工资外的外快。然后,我一定能找到什么地方找到我想要的东西的卖家,就算《西尼目录》里是斜体字。五千块啊——可是,他想,这五个仿生人首先要设法从某个殖民星球来到地球。这我可控制不了,我不能强迫五个仿生人来到地球。就算我能,世界上还有别的警察机构,别的赏金猎人。这些仿生人得到加州北部定居,而且本地的高级赏金猎人,戴夫·霍尔登,得先死掉或退休。

“买只蝓吧。”巴伯开始卖弄小聪明,“或者老鼠。对了,只要二十五块就能买到一只成年老鼠。”

里克说:“你的马也会死的,就像格劳乔一样,没有征兆地突然死掉。今晚你下班回家,可能就会发现她躺在地上,四脚朝天,像只死虫,对了,就像你建议的,死蝓。”他攥着车钥匙,大步走开。